

李世傑 著

調查局研究



調查局研究

真相叢書(20)

著 作 人 李世傑

出 版 者 李世傑

發 行 人 李世傑

臺北縣新莊市北宜路 115 號 6 樓 6 號

登 記 證 記版台業字第 389 號

代理發行
經 銷 讀書報社

臺北市民生南路 490 號 12 樓之 8 電話 7080001

郵政劃撥 0798807-8 蘇華永

印 刷 所 法王印刷有限公司

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 800 號

版 權 保留一切版權

臺灣境外
總負責人 劉會雲 Martha Liu

P.O. Box 14767

Richmond, Virginia 23221 U.S.A.

版 次 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初版

定 價 新臺幣 300 元

調查局研究



「調查局研究」序

李 敖

一九三八年，國民黨成立了它龐大的特務機構——中央調查統計局，簡稱中統局。這個局，就是調查局的前身。

中統局成立的第二年（一九三九），一個青年人加入了國民黨，並且立即參加了中統局福建省調查統計室做義工（當時叫做通訊員）。這個人，就是李世傑。

一九四〇年，李世傑任福建省立龍巖師範教員，受黨部指定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，當小組長。算是優秀黨員。

一九四二年，李世傑任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幹事。同年十一月，「跳槽」到永安，中央日

報」當資料室主任兼評論委員。

一九四四年，李世傑任永安「中央日報」駐漳州辦事處主任兼特派員。負責籌設漳州「中央日報」。

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，李世傑任漳州「中央日報」總編輯兼主筆。九月，日本投降，廈門光復，改任廈門「中央日報」總編輯兼主筆。發動廈門市各報社發表聯合社論，為國民黨譴責中共「擴大叛亂」，為全國十六家「中央日報」唯一創舉。早在同年六月，中統局福建省調統室已以李世傑在文化界有「卓越」表現，由通訊員升為調查員，仍為義務職。

一九四七年，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委派李世傑為「廈門國民通訊社」發行人兼社長（「中央日報」職務仍舊），以發布「黨務消息」為主要任務。

一九四八年，李世傑受國民黨福建省黨部聘為「省文化運動委員會專門委員」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，香港「文匯報」有篇「廈門通訊」，其中一大段，介紹「李世傑為國民黨文化特務，文化流氓。……」同年八月，李世傑到了台灣。九月開始，為國民黨「自由世紀」半月刊撰文鼓吹反共。直至一九五一年二月該刊關門為止。（「自由世紀」總編輯為黃紹祖，執行編輯宋文明。）

一九五〇年三月，李世傑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「民生週報」社主編，直至該社停刊為止。

一九五一年二月，李世傑在軍統人物林頂立的「全民日報」發表「略論三民主義文化運動諸問題」專文，七月，蔣介石爲這篇文章，只總統身分召見獎勉，時間是七月十三日星期五，洋人的黑道日子。蔣介石召見之後十天（七月二十三日），調查局發表人事命令，任李世傑到該局研究委員會工作。同年八月，蔣介石指定李世傑參加「革命實踐研究院」第十四期受訓。十月，又指定爲第十五期留院研究員。他批改過葉翔之等二百受訓人員的作業，並加評語，打分數。

一九五六年，李世傑參加「名牌訓練班」高級班九期受訓半年，參與主編「領袖思想體系」一書約六十萬字，並爲該書「經濟」篇的執筆人。同年六月，該高級班（約一百人）到馬祖參觀旅行，李世傑被推爲「馬祖參觀旅行總報告」執筆人。該報告列爲「極機密」件存檔，不發表。

一九五七年，李世傑被調爲「名牌訓練班」聯訓班第三期輔導員，爲期半年。受他「輔導」的都是國民黨高級特務，如顏世錫等。（「名牌訓練班」主任爲蔣經國。）

一九五五年四月，李世傑調任調查局第一處專門委員兼科長，負責主持國內外政治經濟財金文教社會等情報分析。一九五六年起，兼負責對日本「台獨」情報戰工作，連續策反廖文毅「台獨集團」高幹「副大統帥」以下十九名反正歸降國民黨，造成在日本各「台獨」組

織紛紛瓦解或停止活動。而廖文毅之歸順及其「台灣政府、議會、黨」的總崩潰，實完全出於李世傑一人運籌帷幄之功。

一九五九年，李世傑升任調查局第一處副處長。

從一九五五到六五年起，李世傑運用智謀，指導調查局駐香港秘密組織，只「內線」活動，使第二勢力的「中國民主政團戰團同盟」十崩瓦解。那個「戰團同盟」，是國民黨大員張發奎、黃旭初、卓贊唐、王同榮、民社黨的張君勱、伍憲子，青年黨的李璜、左舜生和一批無黨派人士聯合組成的「反共反蔣」政團，其所出版的「聯合評論」週報，被譏為「只反蔣而不反共」。「戰團同盟」瓦解後，張君勱遠遁美洲，張發奎、李璜、左舜生都回到台灣，受蔣經國的歡迎款宴，並都成為國民黨蔣家的國策顧問。國民黨並且出錢讓左舜生在榮民總醫院治病，直到死去。

李世傑當時也負責處理國內「政治暗流」情報、研判「反黨反政府份子」、「分政份子」的政治主張動向等。他常說當年「奉命」把高玉樹等人當「敵人」看待。

在處理政治和文教情報當中，李世傑也「奉命」要視雷震、李敖等為「敵人」。

一九六三、六四、六五、六六等四年的二月份，李世傑都是蔣經國代表他老子蔣介石宴請有功人員盛筵的座上客，最後一次是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。九天後（二月九日）在蔣經

國批准下，李世傑以「匪罪嫌疑」下獄。

自一九五一年至六五年，李世傑先後獲得陸海空軍章狀、國民黨中央黨部獎狀、數度年終考績「特優」，記大功、蔣介石特別召見（與一九五二年因勞苦功高獲召見是兩回事）、贈給「本照」（一九六五年一月）等等。蔣介石贈「本照」，稱「同志」後一年，「李世傑同志」突然變成蔣家欽定的「匪首」。蔣經國「連四載宴請」有功的「匪首」。他從雲端一頭栽下，從此掙扎生死線上，展開了悲慘的人生。

李世傑下獄後，先在調查局留置室「家法處分」三百四十五天，飽受刑求。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，也得轉入台灣警備總部軍法看守所，加候審問。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三日，明五，又是洋人的黑道日子，正值農曆正月初八，他五十三歲初度，副腳鎖到上身來，他被判了死刑。腳鐐戴到同年五月二十二日，國防部軍法局發回更審了，腳鐐暫時取下。這時他被關在景美軍法看守所第四房。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，我自警總保安處移到看守所，住在第二房。一月一日放封時，第四房窗口有頭髮花白一老囚從中偷窺，他就是李世傑。

由於同為難友又互為鄰居，我與李世傑日漸熟識，但是因未同組放封，無從長談。後來我搬到第十一房，正好同第四房對面，慢慢對他的因情，多所觀察。他那時健康情形很糟，

雖然不過五十五歲的年紀，卻因飽受折磨，已老態畢露，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張畫面是：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，他第二次被判死刑，再度戴上腳鐐，行刑而歸。放封時他戴着腳鐐，不畏於行，面色死灰，但卻勁氣內斂，令人又同情又佩服。他那時是死刑犯，死刑犯除了例假日外，每天清早五點鐘，都可能被提出去槍決。所以每天晚上入睡之時，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太陽出來。這種夜夜驚魂的日子，真教人難過。那時第十一房有死刑犯黃中國，正好與李世傑遙遙相對。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的清早五點鐘，第十一房的房門突然間被打開，黃中國正睡在門邊，他一聲哀呼，坐起來，向牢房另一角衝過去。可是，七八個禁了軍頭衝進來，反鎖他的座手，抓住他的頭髮，用布條纏住他的嘴巴，再用熟練的技巧，把他架出房門。黃中國的聲音，在布條纏嘴的時候，立刻就轉變成另一種嘶裂，我一生中，從沒聽到人類能夠發出那種聲音。我坐在那裏，坡上小棉澳，目擊全部快速動作的完成與離去，神色夷然。遠遠的，又一兩聲黃中國的慘叫，在冬夜中，聲音淒厲可聞。他顯然是拖到安坑刑場去了。黃中國被捉走後，我立刻想到的便是對面房中李世傑的感覺，我想到第十一房房門突然被打開的時候，午夜夢迴，對李世傑說來，那種逼真的走向死亡感覺，豈不如同身受？事實上，李世傑那時繫獄已久，所歷場面，已不止第十一房這一次，只是這一次更逼近而已。

這種夜夜驚魂的折磨，終於在三十二個月以後，告一段落。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，李世傑改判無期徒刑定讞，腳鐐再度離開了他，這時他五十八歲。同年九月二十二日，我從初判十年改爲八年六個月，這時我四十歲。我早已搬到第八房，李世傑也搬到第九房，放封時與我在一起，談話漸多，交情也漸深。同年十一月六日晚飯後，監獄官開了他的房門，通知他立刻收拾行李，準備移監綠島（火燒島）。李世傑在班長監視下，無法向我道別，只好在提着行李，路過我窗下時，冒出“good-bye……good-bye……good-bye”以爲暗訊。第二天清早，他便被解送外島了。李世傑走後十六天（十一月二十二日），我也突被通知收拾行李，解送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。景美軍法看守所時代，便就此告一結束。

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出獄，我出獄後十年（一九八六年一月四日），李世傑也出獄了，他坐了二十年牢。出獄之日，太太已死了，家散人亡，他也老態龍鍾，這時他行年七十，已經是白髮老人了。

我深知李世傑博聞強記，筆下又行，聽說他出獄，亟思鼓動他寫出幾十年來的種種見聞，以存信史。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，我透過陳菊，打聽出李世傑的電話，跟他取得聯絡。五天後（六月三十日）我親赴他家，約他午飯，說動他展開大寫作計劃。同年九月三十日，他的大作開始出現在「萬歲評論」、「千秋評論」，兩年來一直不斷，直到今天。如今

他把部分發表過的作品，和大量新寫的作品，編成「調查局研究」一冊，要我寫序，我感於老友舊情，自然一口答應。

一九五三年一月三日，蔣經國在第三次情報大會講「貫徹領袖的精神意志與幹部政策」，其中有一段大言壯語曰：

領袖的精神意志最重要的是大公無私，領袖的幹部政策是儘可能培養幹部，幹部有缺點要糾正他，有錯誤要勸勉他，但總是在培養幹部使他能力的方面着想，決不是在打擊一個幹部打倒一個幹部方面着想。這兩年多來，我總是本着領袖這一個意志去做，我對大家沒有什麼貢獻，但這一點我是做到的，總是培養幹部，勸勉幹部，而不是毀滅幹部、打擊幹部。

蔣經國這段大言壯語，全是冠冕堂皇的謊話，事實上，在他領導之下，上承他老子內闈內行的「幹部政策」，下施他自己「毀滅幹部、打擊幹部」的毒手，多少國民黨員，最後都坐穿牢底，淪為「匪」類矣！

在這些坐穿牢底，淪為匪類的冤魂中，李世傑是最特出的一位，他得趙孟所賞於先，又遭趙孟所賤於後，生不如死，復死裏逃生，出獄後再轉其餘勇，重述生平死事。這樣傳奇的人生經歷，真是太珍貴了。看了他的作品，在某某過門上，使我想起司馬遷。司馬遷中年時

代就被漢武帝下了冤獄，但他爲了完成最後的人生所寄，「就極刑而無愠色」，熬到「史記」的終於「藏之名山」。在這部大書裏，他雖身爲劉家王朝的幹部，卻技巧的清算了當今聖上的劉家王朝：他寫出漢高祖的無情猜忌、寫出漢文帝的偽善荒淫、寫出漢景帝的刻薄寡恩，也寫出漢武帝的愚蠢自大、橫征暴斂。……司馬遷是史官，但他若沒有那樣不尋常的牢獄之災，他的「史記」，必然是另一種寫法。李世傑也是一樣。他若沒有那樣不尋常的牢獄之災，一生成就，恐怕只能以文學侍從顯，而不能成就萬歲千秋「刑餘」之作。——今日他這些作品，其真實感人、其深刻高致，當遠非當年少作可比，而可入於不朽之林，他一生成就，不期因禍得福，全然在此，真是歪打正着者也，人生際遇不可逆料者如此，不可逆料中又奮筆不屈者如此，我於李世傑見之。今晚不寐，漫述相交成書始末，以慰宗兄、以告來者。

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夜。

自序

魯迅曾說胡適有「考據癖」，我看李敖大約是患了「研究癖」的。他研究了蔣介石、蔣經國父子，研究了孫中山先生，最近又研究起張學良、孫立人、雷震來。他錦囊裏到底有多少題目待研究，恐怕連他自己也算不清楚。

自己癖嗜研究，倒也罷了，不料他竟「已有所欲，亦施於人。」今年二月間，他忽然出了「調查局研究」這個題目讓我做。難乎題也，我簡直被難住了。

我雖然在調查局當了十五年的國特，但並不是科班出身。而且，一來，對那個事事講「保密」，人人被「防諜」的特務機關，除了自己份內的情報分析以外，其他事情，既不能好

管閒事，做包打聽；也沒有把所見所聞存心記下來的「預謀」。二來，調查局，從草創時期的調查科起，以迄於追隨國民黨敗退來臺止，我從來沒見過一本「局史」之類的東西。既無官家典籍史冊之編纂，又乏私人著作記述之參考，不像李敖之「研究」，經典史籍，博引旁徵，事事有根據，句句有來源。我之感到這題目難寫，誠是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耳！

我被沈之岳以「匪」罪逮捕之日，並遭抄家，三十年間積存的文稿、割記，包括為調查局寫了十五年之久的無數專題研究報告，一旦盡成「匪」書，悉數被切空。這是我今日想寫「調查局研究」特別感到資料缺乏的原因。

如所週知，調查局源出於陳立夫CC系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。CC系掌握黨之大權，有「蔣家天下陳家黨」之贊語。而自調查科以至於中統局，無不被稱為是黨的核心。我於一九三九年，迷迷糊糊地加入了國民黨，日成為中統局福建省調查統計室的義務工作人員，當時實在是抱着狂熱的愛國情操而參加的。不幸這一選擇，並不是一誤六桃源，沒有劉晨、阮肇的「艷遇」；而竟是誤走歧途，誤入險境。及至一九五一年，因為誤寫了一篇「略論三民主義文化運動諸問題」的論文，被蔣介石看中了，就「召見垂詢，備致嘉勉」，以此又誤投黑店，誤搭賊船，進入了這個「黨的核心」之「賊窟」——調查局。這段經過，真

是陶淵明說的：「雲無心以出岫。」既已投宿黑店，而終於差一點被做成人肉包子，再回頭想想：我與國民黨的關係，又不禁感慨於陶詩所云：「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，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。」王陽明曰：「不幸或有之，皆其不知而誤蹈。」一誤蹈國民黨這個「坑」，到頭來真是佛家說的，迷頭認影。還能改革它的什麼「核心」呢。

然而說我不會做「調查局研究」的文章，也的確很難取信於人。至少，李敖就認為：我既會寫些東西，又當過調查局的官，更當過調查局的牢，定然會寫的。這無異是說，我不僅有寫作的 ability，更寶貴的乃是：既有「賊底」（閩南語，做賊之根柢也），還有坐「調查牢」的經驗。「君做調查官，應知調查事；研究調查局，正具調查味。」我想起魯迅在「理水」那篇歷史小說裏，描寫一個老百姓在洪水氾濫中划着竹筏行進，因為來不及迴避官船，被大船上官兵用石子彈傷了額角。其後，大禹所差派出巡的大員，要召見民間代表，以探求民隱，衆百姓就說這個人有見官的經驗，他額角的傷疤，便是他見過官的證據，因而強推他爲民意代表去見官。他雖力辭不就，甚至誓言：「做代表，毋寧死！」最後還是當了民意代表見官去了，並沒有去自盡。

我所親歷之「見官的經驗」，何止於額角的傷疤？而我的「賊底」，所連累及我身的，又何止今日被李敖指定要寫「調查局研究」這部書？我在臺灣警備總部軍法獄中九年，就有

「調查局研究」目錄

「調查局研究」序（子敬）

自序

一	調查局在戰亂中由四川逃到臺北	一
二	調查局遷臺初期的狼狽情狀	九
三	調查局的生母與養母	一五
四	自中統局到調查局的七任局長	二二
五	調查局一批只能耍嘴皮不能動筆桿的人	三三
六	調查局的員工互助金	三六
七	試揭開沈之岳的「謎」	五五

目 錄 二

八 調查局長沈之岳——世之大賊！	六
九 調查局長沈之岳等對共黨問題的無知	七
一〇 調查局的李世傑：反共？匪諜？	一〇
一一 兩局鬭爭與錯、假、冤案之鑄造	一〇
一二 調查局內部小報告舉隅之一	一五
一三 調查局內部小報告舉隅之二	一五
一四 調查局內部小報告舉隅之三	一五
一五 調查局三個民社黨內線的特色	一七
一六 調查局怎樣扶植青年黨中整會	一七
一七 調查局逮捕青年黨籍監委何濟周案	二二
一八 調查局偵辦軍統系劉戈青「匪嫌」案	一五
一九 調查局偵辦軍統系陳慶元「匪嫌」案	一五